

白话野史故事大观

(下)

主编 唐哲 吴作桥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

编撰者

主 编	唐 哲	吴作桥	
副主编	郭晶颖	孙世霄	张纵逸
	陈长林	吴虹贤	
编撰者	毛萍钰	生本源	生瓦之
	孙世霄	陈长村	吴秀贤
	吴作桥	张纵逸	汪昕原
	张苓蕴	吴虹贤	汪翔宇
	周晓丽	姚丹峰	顾安文
	唐亦玲	唐 哲	袁致浩
	郭晶颖	富文娟	

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南宋

人
氣伯
能
畢

灌园庵存苏翁杏

达

起初，人们都不知道苏老头是个什么样的人。绍兴年间战乱之后，苏翁来到豫章（今江西南昌）东湖南岸，自己盖了间简陋的房子，一个人独居。苏老头对邻居处处以礼相待，无论高低贵贱，年老年幼，都很讨他的欢心。所以周围的人们都爱戴敬重他，称他为苏翁。

苏翁身長七尺，长须飘拂。平时寡言少语，不苟言笑。穿着粗布衣服，脚穿草鞋，一年到头，从不替换。也没见他得过什么病。力气比常人要大几倍，饭量也比常人大得多。他使用的铁锹，长把几乎与身長相等，整日披荆斩棘，清除瓦砾，将荒地开辟为菜园。有的分区域，有的搭架，有的扎篱笆，有的垒田埂。凡是四季需要的蔬菜，一样也不缺。无论种植，还是管理，皆有法度；灌溉培土，全应时令，毫无偏差。即使是隆

冬严寒时节，草木已经冻死，园中的菜根硕芽壮，葱茏一片，四季园中蔬菜不断。而且菜的味道比别的地方所产要好。拿到市场上去卖，价格比别人高一倍，还是一抢而空。常常先期上市，从不还价，众人也认可，并无异议。苏翁白天治理菜园，晚上编织草鞋。他织的草鞋十分结实耐穿，不亚于皮鞋。还没等编好，人们就争着来买，赠给远方的友人，人称“苏公履”。因此，不光家计的柴米不至缺乏，而且还有节余。苏翁喜欢周济急需之人，有人前来告借，总是力所能及给予资助。至于日后还不还，全然不放在心上。苏翁的日常举止与众不同，有时闭门高卧，有时终日端坐，谁也不知道苏翁到底要干什么。

先前，高宗南渡，征求贤人，如饥似渴。当时张浚为宰相，派人送信及钱币给豫章漕运使和府帅，信中说：“我的同乡苏云卿，是管仲、乐毅一类的人材，遁迹江湖多年，近来才得知他在东湖隐居。其人高风亮节，绝不是随随便便可以请动的。希望二位能亲自去拜访，一定要请他出仕，漕运使和府帅派人秘密寻访，那人寻访一通，回来报告说，东湖边只有一个浇园度日的苏翁，没有什么苏云卿。”

漕运使和府帅遂一道装扮成游客模样，来到苏翁的园圃。苏翁正在运锄劳动，目若无人。二人上前拜谒，苏翁好久才问客人何来，请二人入室。二人进屋一看，瓦锅竹几，清洁可鉴，地无纤尘。案上有《西汉书》一册。二人神融意消，恍若自失，心中暗暗断定：此翁非苏云卿莫属。苏翁汲来泉水煮茶，简单款待。

客人一边品茶，一边询问：“老人家家乡在哪里？苏翁慢慢回答说：“广汉（今四川广汉）。”客人又问：“张德远（张浚字德远）也是广汉人，您该认识吧？”苏翁说：“认识。”客人随便

又问起一些张浚家系才品一类，苏翁一一道来，末了问：“不知张德远如今当什么官？”他没有料到眼前人便是张浚派来寻访他的。二位客人听苏翁发问，笑着说：“我们两个人，一个是漕运使，一个是府帅，不是游客。张浚如今是朝中的宰相，是他让我们来到这里，请你出仕，共济大业的。”说罢，拿出书信和钱币，放在几案上。苏翁脸色骤变，喉中隐隐有声，似乎在埋怨张浚不该暴露自己的身份。

至此，人们才知道苏翁是广汉人，即苏云卿，但始终不知道云卿二字是他的名还是字。接着苏翁家里旌旗堆积。漕运使、府帅坚决请苏翁与他们一起回府，苏翁再三推辞，只答应第二天上朝拜谒。第二天，二人派官吏前往迎接，发觉门窗如故，动静全无。推门而入，只见书信和钱币尚留在几案上，一切如昨，室内空空，不见人影。从此苏翁形迹难觅，不知所终。

这就是隆兴（1163—1164）之士宋自适（字正父）所记的苏翁事迹本末。宋自适后来找苏翁居处遗址，面对湖光山色，平地数十亩，宋乃筑小庵，以寄托仰怀高风之意，章泉先生命名为“灌园庵”。

（据张世南《游宦纪闻》）

恶僧

建炎初年（1127年），中州一个官员行色匆忙地来到新市（今湖北京山县东北），一家人暂时寄居一所寺院。官员到此，既无亲朋旧故，又无公职可尽，心境凄凉，一时拿不准去向何方。

这时，寺内的一个出家人忽然关心起这一家人，时时准备好酒好饭，弄得官员不知说什么才能表达谢意。闲谈中，问起僧人俗姓，僧人说姓汤。而官员的妻子也姓汤，说来说去，认了亲戚。僧人的照顾越来越周到，馈赠也越来越丰厚。

一天，僧人对官员说：“听说金人就要来了，你们为什么不早点找个地方避一避？”官员说：“我是中州人，身在异乡，人生地不熟的，哪有什么地方可避！”僧人说：“某地山中有一座庙，我有亲戚在那里，不知你们去那里是否可以？”官员一听，喜出望外，欣然从之。当天就驾船前往。不久，金人退去，僧人说：“局势已稍稍安定，皇帝暂停之处离这不远，你应该速去登记，等待重新授官。”官员告诉僧人说：“不是不想去，而是缺少路费。”僧人马上准备好船，又赠钱二百串，让他上路。官员感激地说：“师傅大恩大德，对我来说实在是太厚了，不知该用什么来报答！”僧人说：“咱们既然是亲戚，理当如此。”便让官员的妻子留在庙中。僧人设宴为官员饯行，官员喝得大醉，才登船上路。

第二天，官员一觉醒来，太阳已升起老高，起身一看，船正停在太湖上。四周十数里处，不见人家。过了中午，官员催促开船，好久，船夫才慢慢回答：“就走。”继而取过大石头磨斧子。官员不知所措，心中惊慌，问他要干什么。船夫则说：“我本来与官员一点关系也没有，所以才宽容你，不忍心对你下手。你赶紧给家人写封信，交给我，算是跟家人诀别，到你该去的地方去吧。”官员四处张望，不忍心沉水自尽。船夫又说：“幸亏天色尚早，若是深夜，官人恐怕连自杀也死不成了。”官员于是更加悲痛，写完家书，自沉而死。

这时，内翰汪彦章为晋川（今浙江吴兴）太守，船夫来到官

府自首。问他所犯何罪？那人交待说，僧人霸占了官员的妻子，给了船夫一大笔钱。船夫以此为由，不断勒索僧人。僧人拿不出钱来，一天深夜，准备杀掉船夫，不料那夜船夫因故外出。船夫妻自室内看见月光下，僧人手持一把斧头，就告诉了船夫。船夫怕性命不保，赶紧来自首。汪彦章认为，僧人该处死刑，无庸置疑，而船夫受人贿赂，杀死官员，罪责深重，很难以自首从轻处罚，也该处死。此外，官人的妻子因为丈夫已亡，请求削发为尼，奏文得到批准。汪命狱卒故意暂缓执行，让僧人、船夫受尽各种刑罚，几个月后，才将他们处死。

（据康誉之《昨梦录》）

奸臣秦桧

秦桧北宋末年任御史中丞，以抗战派面目出现。靖康二年（1127年），随徽、钦二帝北俘至燕山（今北京）、韩州（今辽宁昌图北）。因鼓吹和约，金太宰将他赐与弟挾懶为亲信。建炎四年（1130年），秦桧在山东欲逃回宋朝，已将船只准备好，却害怕金人有人揭发告密，迟迟不敢成行。这时恰好有一个关系还算可以的金人来看他，秦桧便把自己欲南归的打算告诉他。金人问他：“为什么不告诉监军一声呢？”秦桧说：“怕受人阻拦，不敢告诉。”金人对他说：“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我们金国人若是答应让你走，那么有什么后果都会承担，即使杀头也不会抱怨。若是你私下逃跑，被抓了回来，那么就是想救你，也不敢了。”秦桧听从金人的劝告，将自己的打算告诉了监军。监军劝

他三思而行，说：“中丞真的要回去吗？我们契丹国也有一些逃归者，多半是更加被怀疑。怎么能知道你逃回，而宋国人还认为你是忠实的呢？你若主意已定，我不会阻拦。”秦桧向监军道谢说：“你若答应，就不必管我归后是福是祸了。”监军答应了此事（秦桧南归后伪称杀金人监者夺船逃回。朝中官员多疑之，惟宰相范宗尹等力荐，使他逐步掌握大权）。

毛德昭名文，江山（今属浙江）人。此君学习刻苦，废寝忘食，经史典籍多出口成诵。毛德昭喜欢大声骂人，高谈阔论。绍兴初年，朝廷招他为官。他直言敢谏，无所顾忌。跟客人议论国家时局，常有不恭敬之语，一般人没谁敢和他辩论，他更洋洋自得。后来好多学子来临安（今浙江杭州）参加省试，此时正是秦桧任宰相之际，多次以言论治人罪，势焰可畏。有一个叫唐永夫的人，与毛德昭在朝天门外的茶馆不期而遇。唐一向讨厌毛的张狂，便坐在毛的身边，跟毛德昭悄悄耳语：“您一向号称啥话都敢说，不知能不能说点秦太师什么话？”毛德昭一听，十分害怕，神色大变，急忙起身，捂住耳朵，口中愤愤说道：“放屁！放屁！”赶紧走出茶馆，追也追不上。

秦桧当宰相时，殿前司（宋禁卫官署）有个军人叫施全，因不满秦桧的恶行，趁他上朝之际，手持斩马刀，准备在望仙桥下宰了秦桧。可惜一刀下去，只砍中轿子的一根柱子。秦桧吓出一身冷汗，忙命人将刺客拿下，斩首于市。斩施全时，市民围观者很多，其中有一个高声说：“这办不了事的汉子，不杀留他干什么！”众人大笑。（不了事系宋代成语。秦桧力主和，曾对主战派说“诸公皆分大名以去，某欲了天下事耳。”并筑“了堂”以自负。“不了事汉”语意双关，一指刺秦未成，同时亦等于说：“这个爱国的军人还不该杀么？”明骂施全，实骂秦桧，秦

当不能狡辩)。自此以后，秦桧每外出，总要派50名亲兵，全副武装卫护。

秦桧曾向参政宋朴发问：“宋参政，你看我能跟古人中谁相比呢？”宋朴脱口而出说：“太师你比郭子仪（唐大臣，镇压安史之乱的主要将领）强，却比不上张子房（即张良，是汉高祖刘邦的重要谋士）。”秦桧很惊讶，便问：“这话怎么说呢？”宋朴答道：“郭子仪是大将不假，可是有宦官把他的祖坟给挖了，他也没啥招法治宦官；如今太师您能使这些宦官大气不敢喘，躲得远远的。所以说比不上张良，因为张良建立的是去得的丰功伟业，您建立的是去不得的丰功伟业。”秦桧听此言，不由一拍大腿：“好！”于是破格推荐宋朴当了执政。

秦桧当初受赏赐得到宅第时，两所转运司，特意设一个局叫箚场，官吏很多，专门供给那些宅第开销，一直到秦桧死，19年不曾停止供应，所消耗的费用不可胜数。秦桧有个孙女封为崇国夫人，称为童夫人，原来是小名。她曾养过一只狮猫，一日忽然不见踪影，便限期令临安（今浙江杭州）府查找。哪知到了期限，猫还未找到，府里为找到猫弄得百姓鸡犬不宁，并且准备治士卒和军官的罪。士卒、军官皆怕惶恐不安，纷纷步行，四处找猫。凡属狮猫，一律抓来，偏偏不见跑丢那一只。于是，用重金收买秦家看门的老兵，询问狮猫的特征，画了上百张图，在公众场所广为张贴。最后还是府尹找能说上话的人求情才算了事。秦桧还有个儿子秦熈，19年间，没有一天不捶击酒器，没有一天不乱画碑刻玩耍。

秦桧晚年大权在握。其府门前，常有一些士卒，身穿黑衣，手持武器在门外站立。每有过路行人稍稍回头想看点什么，都会受到大声呵斥。秦桧曾因病休假，在家呆上一两天。主政人

临时代理什么也不敢说，只能说秦桧如何劳苦功高。第二天，秦桧入堂，忽然发问：“听说你昨天向皇上奏事时间挺长。”主政人连忙解释说：“我只说秦太师大功大德，旷世所无。说完就告退了，别的什么都没说。”秦桧转怒为喜曰：“我领了。”其实已唆使言事官上表奏请，主政人刚回到家中，弹劾此人的奏章副本已经送到了。

秦桧门下有十客，曹冠因教授秦桧之孙称为门客；王会因为秦桧妻弟称为亲客；郭知运因离婚称为逐客；吴益是秦桧宠爱的女婿称为娇客；施全因刺秦未遂而称为刺客；李乔因为设醢奏章称为羽容；某人因为治理产业称为庄客；丁悌因为自由出入秦家称为狎客；曹泳因为献计迎取秦桧妾所生之子林一飞称为说客。当初只有这九客。待秦桧一死，葬于建康（今南京市），有四川人史叔夜，怀里揣着祭奠的礼品，在秦桧墓前痛哭。秦家大喜，重重赏他一些钱物。于是称史叔夜为吊客。正好足了十客之数。

秦桧的老婆王氏是王禹玉的孙女。所以王氏家族不少人借秦桧的光，开始在朝廷当官。有一个叫子溶的，本来是浙东仓司（宋代官名，主管谷物收藏和分发，并掌免役法，每年考察所属官吏，加以保举和罢免）手下的一个小官，可是一有官方的正式宴请，王子溶却总也不离仓司的身边。超越职权，尽情游乐，没有什么他没干过的。有趣的是，他的顶头上司对他百依百顺，唯命是从，看起来反倒像他的属下。

过了一段时间，这个王子溶又当上了吴县（今江苏吴县）知县，胡作非为，更是离谱。一次郡守大宴宾客，诸客人刚刚入座，王子溶派手下的人去把县里歌妓演员统统叫来。众人生怕惹事，无一人敢不来。过元宵节那天，吴县处处张灯结彩，王

子溶把上级领导知府请来作客，知府不敢不来，弄得郡衙门空无一人，毫无节日气氛。又趁半夜时分，派人去敲知府的大门，说王知县说了，有事必须面见。知府那日喝得大醉，样子十分狼狈，也不得不穿上衣服，拿着蜡烛，开门来问究竟何事？来人回答说：“我们知县喝酒，听说你有泡菜，想弄一坛子回去下酒。”知府便急忙去取，再派人给王子溶送去，不敢有半点抱怨。

（据陆游《老学庵笔记》）

胡忠简乞斩秦桧

秦桧在朝中为相，为非做歹，残害忠良，有不少有识之士，看在眼里，记在心上，但慑于秦桧的权势，敢怒而不敢言。有一个叫胡忠简的，当时任编修（宋代官名，即史馆编修，负责修国史），实在看不下眼去了，便给皇上写了一书，历数秦桧种种罪行，请求皇上下令，将秦桧斩首，以谢国民。初稿早已拟好，只因秦桧权倾朝野，不能不有所考虑。胡忠简犹犹豫豫，拿不定主意，便抄一份，拿给一位亲戚看。哪知那位亲戚偏偏是个胆小怕事之人，一见胡忠简要上书，极力劝阻说：“这是何苦呢？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？你上有高龄老母，下有妻子儿女，全靠你奉养，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呢？”说完，便把这初稿撕成一条一条的。胡忠简更拿不准是否该上书了。

这时有一位姓杨的书吏，趁着无人在场时，对胡忠简说：“胡编修的草稿，外间已传诵纷纷，朝廷恐怕早已知道了。如今你这一书，是呈上去会得罪，不呈上去照样得罪。你想想看，如

果上书而得罪，那么就是死了，也是光荣；如果不上书得罪，死了也是暧昧不明。要遭受的祸患，恐怕不见得比上书小。”胡忠简一听，确实有理，便将原稿抄清，进献给皇上。

胡忠简上书后，乘着夜色，逃到一家旅馆躲了起来。一家老小，也托付给亲戚照看。其后果然以誊稿四传而定罪，说什么“如果有心于国，就应该献纳忠心，只有欺世盗名，才会这样以言辞惑众。”由此可以知道，天下之事，不可不保守秘密，也不可不当机立断。姓杨的官吏确实是胡忠简忠实的臣下，他有这样的见识，是许多士大夫比不上的。

（据罗大经《鹤林玉露》）

何先忤秦桧

靖康初年（1126年），秦桧为中丞，马伸为殿中侍御史。一天，有人拿着文字材料到台院说，北军（指金国）令朝中另立异姓君主。话音未落，马伸便说：“皇位是老天安排好的，怎么能按人的意愿改变呢？再说，如果不让姓赵的当皇帝，谁能代替他呢？”秦桧这才表示同意，联名书之。

不久，宋徽宗与宋钦宗被金兵俘虏，金人立张邦昌为楚帝。秦桧也随二帝北行。此时马伸主持台院，连日向张邦昌递交文书，申明说“皇帝前往大金，太宰、相公暂时持国事，不知何日，皇上能复辟，重执国政，谨向太宰相公表明，请求朝廷下令实行。”直到康王（宋高宗赵构）即位，马伸才停止上书。

马伸门下有个弟子叫何先，是邵武（今福建邵武）人。很

早就师从马伸。后来秦桧南归，将建议立赵氏为帝之功据为己有，身居高位，权倾一时。何先常常感慨其马伸功绩被湮没，想要讲明事情真相，每次拿起笔来，均被他儿子劝阻。理由是秦桧气焰嚣张，权高盖主，怎么可以引火烧身，惹祸上门？何先表面上听从了儿子的劝阻，私下里还是把马伸的生平事迹写成文字材料，放在身边。

绍兴甲戌（1154年），何先以左朝奉郎任辰州（今湖南沅陵）通判，任期已满。一天晚上，忽然梦见马伸衣着整齐，与他相见，话语言笑，宛如生前。梦醒后，何先对儿子说：“马先生英灵不没，怀恨于九泉之下，这是让我替他申明啊！”马上挂起遗像，痛哭一番，儿子劝他，他也不听。儿子说：“你若非上书不可，等秦桧死了也不晚哪。”何先说：“那可不行，万一我死在前头，眼睛虽闭，余憾在胸，日后将受人替代（指官吏去职）。”当即向朝廷上书。

书中文字委婉曲回，只说自太师公（指秦桧）随二帝北行后，只有殿中侍御史马伸，因二帝复辟之事，不断向张邦昌上书。并将马伸生平事迹附后，请求置之史馆，以利日后立传，希望表彰马伸的忠诚。驿路士卒把文字交付朝廷后，何便解下印绶辞官而归。

秦桧见到何先上书，十分震怒，先把一路传递文书的士兵痛打一顿，然后，派廷尉追捕何先。狱吏手持秦桧命令前来邵武，姓张的太守惊慌失措，不知怎么回事，吓得晕了过去，第二天才苏醒过来。属下将他扶到厅堂，打开封皮细看公文，才知道狱吏要追捕的，原来是左朝奉郎何先。这才派官吏到村落去追赶捉拿。

不久，御史台考核官吏政绩，而何先已身在大理寺听候审

判了。秦桧只说靖康时虽然有马伸为殿中御史，但没有听说他向张邦昌上书一事，令御史台拟军令状，说何先上书不实，降官一品，罢免前任职务。宋高宗与秦桧意见不一致，说处罚太轻，特追降二品，羈置在英州（今广东英德）。这是绍兴丙戌（1166年）年间的事。

第二年，秦桧死去，宋高宗批示说，何先所犯，实在冤枉，命令有司平反，何先遂官复原职。何先在英州，呆得好好的，回到家门前，有亲戚前来祝贺，喜马伸之事真相大白。何先大喜过望，突然病倒。朝中虽欲重用，而他已力不从心，一年后死去。

（据王明春《玉照新志》卷四）

隐士画工同作画

毕少董说，国朝初年修建老子庙。庙中墙壁上原有吴道子画的老子像，其神态即杜甫所谓“冕旒俱秀发，旌旆尽飞扬。”官府拟将画壁出售。有一个隐士，本是丹青高手，出资三十万购得画壁。于是闭门不出，花了三年功夫，临摹揣摩，然后用车载着画壁，将其沉在洛河之中。

这时新建的老子庙也落成。老子庙不能没有壁画，必须重画。郡府请隐士动手，隐士答应了。有一个老画工凭借关系上门，也要一展身手。众人议论该由谁来画东壁，隐士谦让，请老画工动笔，老画工不敢当。推让再三，老画工还是不肯，只好由隐士先画东壁天地。

隐士初落笔，画出前导二人；老画工来到跟前，端详半天，什么也没说，就走了。画工也画了两个前导，隐士踱到跟前，只是观看，沉默不语，又回到东壁。脱下衣服，一本正经画了起来。二人惨淡经营，再也不看对方运笔。隐士画完后，画工前来观看，起初有点不以为然；接着细看，感叹击节；及看到辇中人时，画工大为惊讶，惭愧得下拜说：“先生之才，不可当也。我要烧掉画具，从此不敢再画画。”

旁边有人问画工为何出此言，画工说：“两个前导，地位低下，其骨相应该瞋目怒发，可比做骑士；近侍清高尊贤，其骨相应该清奇厚实，可以比做尚书；至于辇中之人，是帝王，其骨相应该是神采非凡，可比做至高无尚。如今先生所画的前导，其骨相已是清奇厚实。我私下暗想，一个地位低下的奴隶也有这等骨相，那你怎么画近侍呢？近侍加把劲或许还可以画好，可是辇中人恐怕就不是加劲能画好的了。如果不管身份高低贵贱，都画成一个模样，那就不用画画了。现在一看，先生所画的前导，已是我的近侍；先生所画近侍，已是我的辇中人；等到一看辇中人，其神采骨相，是我平生不曾见过的，古人画中也没有。这才使我惭愧而佩服。”隐士说：“我画的其实是尘世间人，你画的怒目虬须，也是尘世间人。既是尘世间人，面目神态当然难免世俗。你的画技虽然与别的画工不同，问题是你只能画尘世间人也不行。”画工亲手毁掉了他的画，用家中资产做了赔偿，请隐士重新再画。

毕少董说：“我看隐士的画，就像韩愈作《海神祠记》，劈头便说海之为物是人间最大的东西，如果别人这样开头，下面就没法写了。而韩愈之文，虽是千言，所言浩瀚无涯。正是力竭而不穷，文竭而不困，夺天巧而破鬼胆，笔势犹未得已。世

间作文之人，有谁能这样呢？看来隐士的画也是这样。

（据康誉之《昨梦录》）

周曼轶事

周曼本是衢州开化县（今浙江开化县）孙家步人，绍兴二年（1132年）好不容易弄了个宋代文职官阶最低的迪功郎（九品），派到潭州善化县（在湖南境内，今废）当县尉候补（《鸡肋编》中曾载：“绍兴年间，天下州郡遂成三分，一为伪齐金虏所据，一为张浚承制除拜，朝廷所有唯二浙、江、湖、闽、广而已。员多阙少，如诸州通判佳处，见任与待阙者率常四五人。”即一个位置有四五个人等着）。

一次，有人给周曼送请柬，送信人到处打听，哪是“周官人”的家，周曼一听便好大不高兴。因为当时，平头百姓，没啥能耐的人，一概可称“官人”。周曼怒气冲天地说：“我是宣教郎（文职官，比迪功郎高，从八品。周曼这里自提一格，宋代此风甚盛），干吗称我为‘官人’？这回我给你家主人留点面子，暂且饶你，不然把你送到县里。叫官衙给你来顿乱棍，打得你屁滚尿流。”

一天，周曼事先不打招呼，夜晚来到县里的灵山寺，责怪寺里的主持不出来参拜，让人叫出来，又是一顿打。边打边说：“我是朝廷任命的官员，你怎么不懂规矩，不来迎接？”接着就做出要把主持送到官府的样子。众僧人赶忙为主持求情，周曼还是不依不饶，直到僧人拿出香火钱交给周手下的人，周曼这

才罢休，回家睡觉去了。

（据庄季裕《鸡肋编》）

杨政以爱妾殉葬

杨政是南宋绍兴年间（1131—1162）秦中一带的名将，曾官至太尉。他虽说是名将，可是性情残忍，常以杀人为乐事。一年春节，他邀请僚属饮宴。席间李叔永想上厕所。一个士卒拿着烛灯便领他去，一路曲曲折折，来到一个挺长的巷子。李叔永看着巷子两边的墙壁上隐隐约约好象有一个人影，但又不真切，他想这也许是绘画。又上前仔细瞅瞅，可又不见笔迹，也无人的面目身躯，只是一个个人的轮廓，数了一下约有二、三十个。他大惑不解，便问那个领路的士兵。士兵瞅了瞅前后无人，便低声说：

“我家相公侍妾有数十人，都是些才貌双绝的女子。只要她们当中有谁稍稍有点不如意的地方，相公就让人把她们活活打死，并把她们的皮剥下来，自头至足，一张张完整的人皮就钉在这两边的墙壁上。等到人皮干硬，才把这些人皮摘下扔到江中。这些你看上去象是人的一个轮廓，便是张挂人皮后墙上留下的痕迹。”

李叔永听后毛发直竖，赶紧跟着小兵离开那条长巷。

一年，杨政得了重病。杨政有个心爱的美妾，正值专房之宠。杨政重病缠身，也要她在一旁侍候。一天，他忽然对爱妾说：